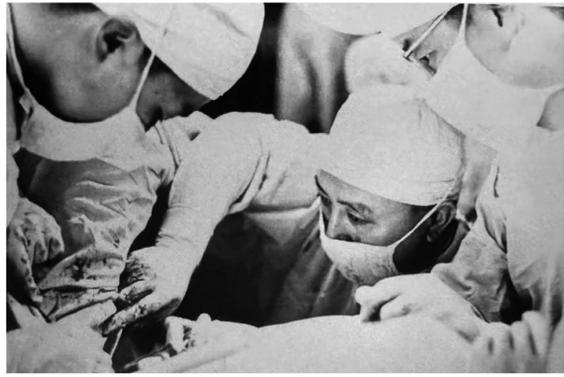


开国高校常州风

首都医科大学首任校长吴阶平

梅文岩 文\图



吴阶平在为患者做手术



吴阶平在办公

首都医科大学的创始人是我国医学界和医学教育界的泰斗、两院院士、九三学社杰出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常州人吴阶平。

吴阶平生于1917年除夕之夜,父亲吴敬仪给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吴宅位于常州县学街,由父辈三兄弟精心建造的大宅的大门两侧,漆有“延陵世泽,让国家风”八个大字。1921年,幼年吴阶平随父亲举家北上天津,父亲特地从常州请来周姓私塾先生给孩子们进行启蒙教育。又请他纺纱厂的工程师来教授英语和数学。吴阶平从天津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正在读预科三年级的吴阶平出于爱国义愤,参加了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为此差点失去参加升学考试的资格。

最终,吴阶平还是凭着硬核成绩考取了协和医学院。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师从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后获诺贝尔奖的哈金斯教授。哈金斯十分欣赏这位聪明、勤奋的中国弟子,挽留吴阶平留下,被他婉言谢绝了。1948年12月1日,吴阶平走下了降落在北平西郊机场的飞机。次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

吴阶平从入城解放军的严明军纪、党的干部的无私奉献、人民群众前所未有的饱满情绪、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上,感受到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自豪;从暑期教育工会组织教授们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确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1956年1月,吴阶平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0年,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创建一所专门面向北京的“北京第二医学院”(简称“北二医”,今首都医科大学),市委专门将“北京医学院”的吴阶平教授聘任“北二医”筹备处主任、副院长(院长空缺,6年后转为院长)。市委要求当年秋季就开学,必须用自己的校舍、自己的教师、自己的教材。吴阶平无条件服从市委决定,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使命在肩的吴院长带领筹备处全体同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边学习、边工作、边建校,立志把“北二医”办成一所有特点的大学。所谓“特点”,就是“走一条基础临床密切结合的道路”。他遵循《实践论》的方法,也秉持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的理念,安排基础课教师先到医院去“实习”。这是一大创新,后来参加“实习”的教师普遍反映这种方法对日后教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筹备组有分工,但建校中的重大问题、重大困难,都要吴院长亲自决策。他跑遍北京选择校址,报规划局申请审核,审定基建方案,联系建筑队早日开工,拿着批件购买建筑材料……一系列从未接触过的事情等待他亲自去做。3月是北京风沙最大的时节,人们一般不大愿意出门。

可早起的人每天都能看到吴院长一大早就出门,或是骑一辆小摩托,或是站在公交车站牌下焦急地等车,星期天也不例外。吴阶平自己也觉得好奇,习惯在无影灯下安静工作的自己,居然也可以头戴安全帽,在风沙尘土中扯着嗓子高声说话,能够识别钢筋的粗细、水泥的型号、打桩的密度。这位大医学家身上既有拿手术刀的“绕指柔”,也有在基建工地亲自指挥的“百炼钢”。

5月,“北二医”提前来了第一批大学生——124名印尼华侨学生。学校尚在建设中咋办?吴院长想方设法为他们借到条件较好的宿舍;抽调教师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同时帮他们补习功课;他每天坚持坐着公交车往来两小时前来关心这批特殊的学生。8月份,又在北京高考中录取了首批399名新生。9月12日,“北二医”正式开学,校舍仍未完工,只得借用蓝靛厂安定医院三分院闲置的破庙举行开学典礼。信心满满的吴院长作了鼓舞人心的开学致辞:只要师生共同努力,一定能建设一座一流的大学,第一批入学的同学将成为“北二医”的创建者,被永远记录在“北二医”的历史上。

吴院长的教育理念是“根深叶茂”,要求让学生在校园里打牢扎实的学业基础和思想基础。业务上,他打破常规,坚持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的办学方针,使学生全面发展,避免成为会说话的书本;思想上,他要求教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传承中华医学“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的优良传统,启德润心,育人铸魂。运用这种教育模式,使“北二医”的毕业生根抵深枝,枝叶茂盛。

吴院长躬耕杏坛,一丝不苟完成学院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任务;又春润杏林,按党中央的安排为友好国家元首、中央领导同志诊疗。开学那年,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吴院长响应国家号召带头减粮,成为全校粮食定量最少的人;新校区食堂还未建好,他就和师生们一起在工棚里席地而坐,一面啃窝窝头咸菜,一面谈笑风生;他和食堂的师傅、收发室的校工交上了朋友,经常到食堂帮厨,为校工看病;寒假临近春节,年三十那天,他惦记着住校的100多位归侨学生,便和食堂师傅商量怎样让学生过好除夕,师傅好不容易弄来一批白薯,吴院长和归侨学生一起说着笑着,吃着白薯度过除夕,也度过自己的生日……

1967年起,吴阶平兼任中央领导保健小组组长。197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把他从“北二医”调往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院长。1985年,他重回母校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任校长,再次从事医学教育事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当选九三学社第九届、第十届中央主席;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既为“良医”,又为“良相”。

2024年11月,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与常州日报社联合组织溧阳金坛开展生态采风活动,虽然只有两日时间,但内容十分丰富,我们所见所闻生态管理的力度和成效,很是振奋人心。择其一二,勉力记之。

湖中候鸟

现在正是候鸟迁徙观鸟好时节,在两处宽阔的水域,我看到水面浮着星星点点的候鸟,一处是洮漕河生态安全缓冲区,另一处是柚山村如意湖。

如意湖是长荡湖重要的观鸟点,我站在岸边很神往地眺望,想看清它们的样子,但太远了,又没有与观鸟爱好者一样带有望远镜等观鸟用具,目光所及,看去就是无数个黑点,只能据此判断,它们的羽毛大都是深色的,也可能看到的是它们在阳光下的阴影。据说这里水鸟多到专家担心荷载过大,远远看去那些水鸟似乎都长着同一个样子,其实种类多着呢,光野鸭就有好多种,辨别野鸭的种类,得看鸭头颜色,是各不相同的。

我知道每个黑点都有美丽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红宝石、蓝宝石、琥珀般的光泽,但今天我肯定无缘欣赏,它们在远处拍翅飞翔,水花飞溅,在水里钻上钻下,快乐无比,我们立于岸边,在湖光山色间亦很散淡惬意,彼此两不相扰,这也挺好。

这些水鸟总在较大水域的中心,

让我们感恩大地

——溧阳金坛生态采风点滴

陈晓兰

也许就是为了避开我们。我似乎听见那些鸟儿鸭儿对我说:“我们是自然的骄子,不是你的宠物!”

我只好去网上看看有无观鸟爱好者的分享,果然有,有一则如意湖观鸟指南列出了这些水鸟的品种,有十多种,当然只是爱好者所列,不是专家考察的结论,也不包括全部。里面光潜鸭就有四种,青头潜鸭、白眼潜鸭、凤头潜鸭、红头潜鸭,看名字就知道各品种的潜鸭头部特征明显。我在网上搜索这些水鸟,里面不乏世界濒危物种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这广大的水域如何成了鸟类的天堂?

洮漕河生态安全缓冲区也是我们参观的第一站,位于溧阳市天目湖大溪水上游,是省际跨界治理的典范。资料显示,洮漕河养殖清退工作是2022年3月前完成的,在此之前,这里都是养殖池塘,哪有候鸟的地盘?

我们到时,放眼望去,生态安全缓冲区经过三期建设已经大见成效,水生植物生长茂盛,有水葱、芦苇、菖蒲等。因为季节的原因,大部分叶片已经枯黄,只待来年再发新芽,芦花却是风华正茂,在风中潇洒。一只白鹭优雅地飞过,堤岸上一顶红色露营帐篷前,一个闲人坐在折叠椅上沉思。我们一行,好像打扰了他与它们。

鳞次栉比的阶梯湿地,就是水鸟们嬉戏的场所,只有它们自得其乐,完

全无视我们的到来。这里候鸟数量逊于如意湖,因为如意湖更宽广,生态更丰富。

这里有处人造景观很是精致。我们站立的堤岸上柳丝随风飘洒,依然绿着,对面汀洲水杉的颜色已呈金黄,水杉前成片的植物,应是水蓬蕉吧?它有宽大的叶片,夏天会开紫色花朵,据说是昆虫杀手。各方成片生长的其他挺水植物错落有致。我凝视水面,见沉水植物亦异常丰茂,我们小时候叫它“面条草”,它的叶片翠绿,形似长长的面条,在水底随着水流摇摆。蓝天白云倒映其间,构成“汀洲云树”之胜景。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诗经》中的“蒹葭”“蒹葭”,河洲浅水,丰美的水草、自由的水鸟、美好的“伊人”,浪漫的爱情发生在水边,这里好像就是诗经里的场景。

长荡湖从生产型湖泊向生态型湖泊转变,如意湖则是长荡湖退圩还湖形成的湖泊,面积约1156亩。在此之前,这里也是养殖区,也不可能是候鸟天堂。

我想这里最美的季节,应是夏天荷花盛开的季节,当然秋天的残荷也别有韵味,从枯黄残破的叶片里可读出流年沧桑。但我们到的时候,连残荷也快没了,只有些许伸出水面的残茎,姿态各异,就像汉字的零星笔划,随意书写于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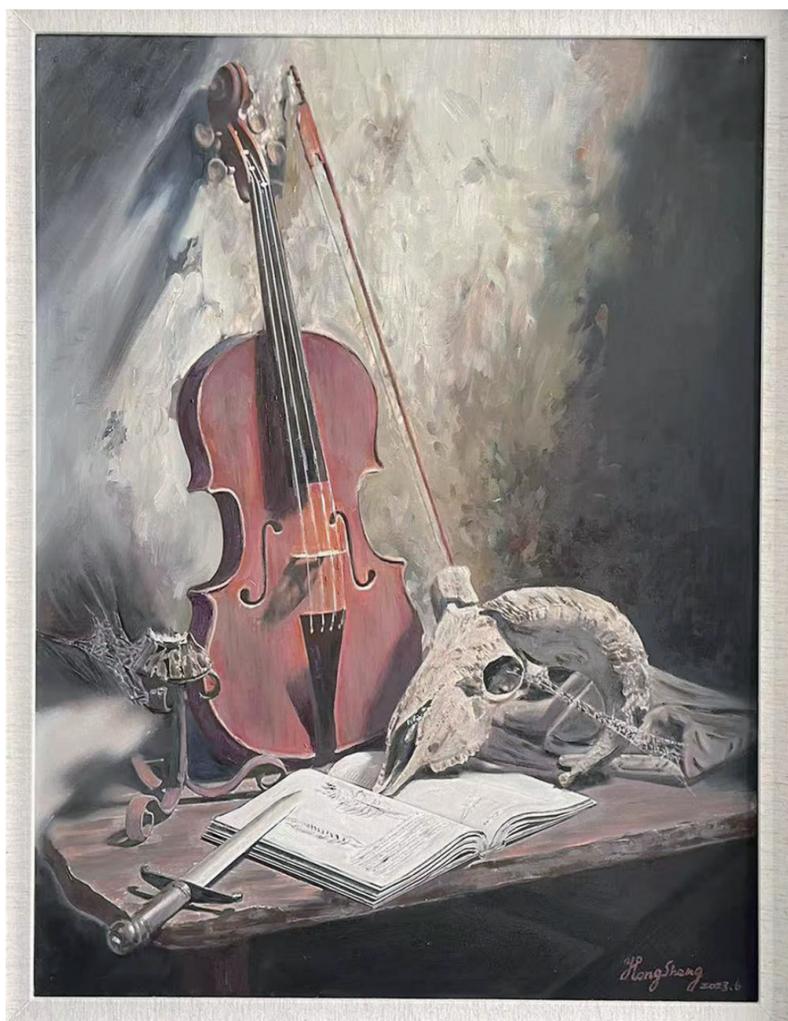
退圩让出大片的地盘,随着各种水生植物的培育,生物多样性恢复迅速,经专业人士考察,如意湖水生生物有四五百种之多。水鸟们有丰富的食物,国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让它们不必担心来自人类的伤害。这个季节的美好,就是到我们这里过冬的候鸟会出现,这时节,应该还有各种候鸟会陆续到来。

如意湖河堤上有很宽的休闲区,可以搭露营帐篷。临湖柚山村的农家房屋,可供远道过来休闲的游人小住。想想吧,这里的一年四季,都美得不可方物,我们与自然各退了一步,从此各自海阔天空。

山间碧波

天目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溧阳市天目湖镇南部,在天目湖上游。

标牌资料显示,这湿地“由不同土地、水域、生物单元镶嵌组成各个独特空间,是一个以水源保护为特色的湿地公园”。我们参观了有宽阔水域的部分,这样的



琴韵(油画) 陆洪生

晚秋,踏上田埂,走入田野,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红色的叶。红叶石楠,不坠其名,新叶长出,皆为红色。红叶石楠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新叶萌出,即是红色,渐长渐变,成为老叶,反而变成了绿色。

一棵棵红叶石楠,底部绿色,表覆红色,在田野里立着。除此之外,就是海桐、冬青等常绿树,在田野里绿到凝固。

常绿树,除了春夏时它的绿色是活泼生动的,一到秋冬,渐渐就沉入绿的深处,失了灵动。

时间似乎对这些常绿植物不起作用,没有春夏之分,没有秋冬之别。没有变化,容易失去判断和清醒,会模糊会混淆。

我喜欢落叶植物,到这个时令,叶就渐黄渐凋,渐渐凋零。时间在这些叶中,慢慢老去。老得从容平和,老得纯粹专一,老得安之若素。猝不及防的变化,会让人惊悚。

走在田埂上,很少见黄色、褐色乃至红色,而那种红,与红叶石楠轻俏的红是不同的。那将凋零前的红,是凝聚了一生的力量,释放出的最后的灿

秋日思秋

吴亚英

烂,红得热烈、深邃又凝重。那些红红黄黄褐褐,才该是这晚秋的主色调。

想起今早,朋友拍的异地某老年大学校园图,里面也大部分是绿色,一些树甚至如春天般新绿着。朋友受人之邀,需要拍一组校园秋色图。看着图片,朋友感慨,秋色不浓。朋友是摄影师,“摄影眼”更敏锐,所捕捉到的肯定会与秋色有关,可那些常绿树,让镜头里恰恰缺了晚秋的腔调、晚秋的意蕴,不免留有遗憾。

霜降过,此时,应该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秋之特色——霜子。

“霜降到,无老少。”霜降一到,不管稻子成熟得好与不好,都要收割上场。那时割稻,我总是会在最后一镰割破手,举着滴血的手指,又累又开心地回家。连年如此,如破不了的咒语,很是奇怪。

轧稻,晒稻,太阳散出斜斜光芒,

灰尘以肉眼可见的微小颗粒,在光芒里起起伏伏,左左右右。

那年晒稻,摔断腿的婆婆(妈妈的养母),不能外出干活,就负责在场边看稻。晒稻时,成群的麻雀似闻到稻香,一不留神就会俯冲到场上,一上一下啄食得欢实。婆婆挥起手里的竹竿,嘴里“嘘——嘘——”着。纵是婆婆不断挥杆,一些胆大的离得远些的,欺婆婆只能坐在凳子上,不能移动,居然照啄不误,一点也不怕婆婆手里的竹竿。婆婆无奈叹气,却又触之不及。

晚秋下午的阳光,懒洋洋的。坐门口的婆婆沐在这懒懒的阳光下,瘦小的身影被镀上金光。周身淡淡的尘埃绕着,飞起,落下。在婆婆身后的我,莫名辛酸。这个带大我的女人,这么瘦弱,身子仿佛能嵌进金光里。

世事无常,这是婆婆留给我的最后影像。那年稻子没晒干,婆婆离

水域占了整个湿地的大部分空间。当然,这公园有丰富的湿地形态,很多地方我们并没有涉足。

我们站在入口处一个码头上极目远眺,对面丘陵起伏,很多高岗在水面形成岛屿,林木茂盛。面前的宽阔水域,应是山间水库,水有多深,我没查阅资料,直觉很深。离开码头通过入口,我们走过步桥,眼前的水面被堤岸和步桥切割,不同水域颜色有所不同,有的烟青色,有的宝蓝色,有时两种颜色相间,可能是因为深浅不同,观察角度不同造成的差异。

在我们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这样的景区应该游人如织,碧波荡漾间应有游艇穿梭,但事实上,除了我们一行,这里便空寂无人,与“生态修复种植区”和“退养区”都不同,这里是“封禁区”,如果不是为了比较全面了解生态管理现状,我们也不可能涉足这片禁地。园区游览设施建设明显很完善,搜索一下网络,似乎也有过开园闭园的反复,有些网友在关心这方面的信息。这是自然形成的生态宝地,开园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目前却被封禁起来,这是生态保护最为坚决的态度。

这片湿地,对涵养天目湖水质至关重要,如果这里游人如织,游艇如梭,会对生态造成什么影响,真是难以想象。

这里湖水清澈,但我们却看不到底,鸟类鱼类资源非常丰富,却遁迹于深山深水,难觅它们的踪影。在水域中心堤岸上,我们在砖砌的步道行走,步道两旁杉林高耸,阳光斜射,形成斑斑驳驳的光影。在杉林的斜枝间隙,我的目光越过如绸的湖面,那边横跨着一座汉白玉单孔石拱桥,造型雅致,其色彩与烟青色的湖面相映成趣。视野里的水杉枝叶,一些已成火红色,大多数枝叶呈深秋初冬的黄绿。

步道尽头,我们进入一个观景台,无人管理的花台别有一种野趣,不植奇花异草,却长着狗尾巴草,只有一丛灌木开着喇叭状白色花朵,繁花开过,留下的一簇簇花萼是红色的,点缀于卵形绿叶间,其美丽不逊于花朵。形识一下,这株植物芳名应叫大花六道木,它最初是由人植于花台,随着这里被封禁,也就无人管理,自由生长,享受这份宁静与寂寞。

转过这个观景台,我们爬上一座石拱桥,与先前看到的那座桥遥遥相对。站在桥顶观赏一会儿湖景,我们走到刚才杉林步道的对岸,走完了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走的是一个闭环。

在那座我最初看见的桥上,我们逗留了较长时间,这时我们才留意这座桥的材质是汉白玉,惊叹它的精致,它跨于碧波之上,周围的景致与之浑然一体,毫无违和。站在这座桥上,看到几只白鹭在岸边茂密的杂树边飞翔,蓝色的湖面干净得没有一点杂物,没有一丝人间烟火的侵入,才有这样美好干净的蓝与白,我们如此偷窥一眼,真是幸运!我抚着桥栏若有所思,建造这座精致华贵的汉白玉石桥,肯定是基于游人如织的想象,它本是为很多故事预设的场景,但现在,我只看到一个被克制的期望。

正因为有了像洮漕河等上游流域的系统性生态治理修复,有天目湖湿地这样的封禁,天目湖才有可能达到二类水质。生态保护,就是我们在自然面前的克制与退让,牺牲一些眼前利益,赢得长远的生态收益。我们此行也参观了沭家村、桂林村、柚山村的村落建设,其实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家园,一个村庄或一座城市,建设成如此美好的样子。

世。我未能与婆婆见最后一面。

在婆婆忌日到来之际,我在田埂上漫步。

光阴荏苒,婆婆已去了三十一年,她所熟悉的小村、田野,已变了面貌;她口中的“英——哎——”也已由青年转到中年。秋色不见,稻子不见,婆婆不见。这一切,都随时间流逝。我能做的,唯接受生活给我的样子,不忧不惧,淡然安然走下去。



24节气之大雪

(篆刻) 陆彦哲(9岁)